

海外中国女作家丛书

〔英〕虹影 著

玉米的 咒语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海外中国女作家丛书

金钟鸣 主编



〔英〕虹影 著

玉米的咒语 YUMIDEZHOUYU

〔英〕虹影 著

责任编辑：胡卓识

封面设计：鄂俊大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9.125 印张 2 插页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) 210 000 字

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：8 000 册 定价：14.40 元

目 录

伦尼米德街 131 号与我 (自序)	1
六指	7
康乃馨俱乐部	26
近年余虹研究	94
岔路上消失的女人	111
登楼	123
一夜	129
逃出爱的罗网	132
一镑钱的考验	135
暑假	138
摘一株风信子	142
翩翩	148
曾经，邮戳是这样盖的	154
玄机之桥	163
那年的田野	173
玉米的咒语	179
残缺	193

目 录

红蜻蜓.....	204
孤儿小六.....	214
青桃.....	220
指甲.....	223
煤气.....	225
刀刃.....	227
馋.....	229
诊断.....	232
游戏.....	235
带鞍的鹿.....	238
脏手指，瓶盖.....	252
在人群之上.....	268
时间的琥珀（后记）.....	281

伦尼米德街 131 号与我(自序)

西方人印纸片从不会舍不得花钱。我们每天能收到一大叠印刷精致的商业广告，扔掉真可惜，我便一改每晚临睡前翻旧书的习惯，坐在地板上，用剪刀、胶水、尺子做成一张张奇奇怪怪的卡片，大多留着自己欣赏，偶尔也寄赠亲友。

深夜。伦尼米德街 131 号尤其寂静，一辆辆小车像鸟栖息在每幢房子前的草地上。风轻袭着色彩多姿的绣球花、蔷薇和黄果树。而藤蔓却依然故我地爬上篱笆往墙上攀去。

剪刀在我手中飞快地行进。突然我停住了。“对三个桔子的爱情”，普罗柯菲耶夫谱曲的歌剧。作曲家从莫斯科到纽约，当时身上只带了一本《对三个桔子的爱情》的童话。他写了一部歌剧。巫女、小丑、王子以及方块 K 国王，这串荒诞怪异的故事被我的剪刀割得零零碎碎，十足后现代！我停留在一个梳两条长辫子、着布裙、一张不是人脸的年轻女人的画面上，她的眼睛与我一样鬼祟。

被王子打开的三个桔子——每打开一个桔子，都会跳出一个公主，但没有水几分钟后就会被渴死。她是那唯一活下来的桔子里的公主，在大团圆结局中做了皇后。她靠哪来的水活下来的呢？我呢？

11岁和12岁的布尔格堂兄弟，在超级市场上拐走了只有二岁半的杰米斯，虐待，毒打，最后放在铁轨上，让火车压碎。两个男孩被自己的残酷吓得跑回家。经法院裁决，判这两个男孩10年徒刑，这是英国第一次对15岁以下未成年的人判刑。内务部长要求加刑到15年。辩护律师说：你内务部也无权干涉司法。杰米斯的父母却征集到3万人的签名，要求把两个“儿童凶手”判终身监禁。

我刚完成一部中篇小说《康乃馨俱乐部》，说了自己对康乃馨各种特殊的感受，或者说，是为康乃馨而构思了这个中篇。那一年的夏天，我一手挽着谭普森教授（作为我临时的父亲），一手捧着康乃馨，管风琴奏出巴赫的《婚礼进行曲》，我走进了教堂。我成了“亚当的肋骨”。当赵毅衡和我坐在一家同名的英格兰风味餐厅时，他说，充满了可怜。

我是在上帝面前宣过誓的，服从这个成为我丈夫的人的意志，并终生和他在一起。在生活方面他指我向东我就向东，他指我向西我便向西，比羔羊还顺服。甚至尽可能地分担他的经济负担。那是刚来伦敦时，我做了一段时间的摄影模特，换了些钱。比如我们扔掉地毯，全部房间换上瑞典产的并不便宜的地板，我愿意为之负担一半费用。我对他说，现在女作家都喜欢谈论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名言：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，一定要有钱，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。我感慨这两样不可多得并兼有的东西，居然我有幸拥有了。写诗只是怡情养性，而写小说才是我少女时代的梦想呵！向他表示的感激里自然有不少遗憾：不能再去做我最喜爱的工作摄影模特了。而我不用看镜子，便知自己已不再年轻。这残败的面容，不是因为年岁、酗酒、抽

烟和生活焦虑，而是由于幸福，以前没有人曾给过我的幸福！

上帝也有退场休息的时候。那就是我和他谈论艺术、音乐，尤其是针对我的小说某些局限、以及某一句诗，我会与他翻脸，决心把他的肋骨掷还给他，一分一寸不让，摔门而去。更不惜几天不理他，在自己房间里，昏睡百年，不吃饭、不接电话、不拆信。那种气愤，那种绝望，事后想来都非常可笑。

一具只剩碎骨的女尸。先怀疑为房主的前任妻子。然后又找到一具女尸，可能是房主的邻居的女儿。接下来，每周，警察都有新发现，并对被怀疑的杀人犯房子四周进行搜查，挖地10尺，挖地板，花园对面的草地也挖，挖空了房子。警察起初厌恶这样干，渐渐就转化成浓厚的兴趣了。因为每挖出一具尸体，就对从前的积案，多了一种析解的机会，每挖出一具尸体便会公布在报纸和电视上。这个国家每年都有不少人离家而去，永远没再回来。而一个杀人犯竟然在美丽的花草下埋了16具尸体，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？！

花木茂盛，有蜜蜂是正常的。但蜜蜂采蜜不在别处做窝，却看中了我们房门右侧的小块通风洞口。起初未在意，但半月之后，一打开门，蜜蜂便在头顶、耳旁嗡嗡叫，乱窜。我决定让它们搬家。可根本赶不走。怕被蜇，便让赵毅衡蒙上衣服，戴上墨镜，在硬纸壳上贴上胶布，封住洞口。一晚上，我良心不得安宁，睡不好。因为这样，在洞里的蜜蜂会活活被封住，直至最后死亡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有点悲哀地打开门，蜜蜂比昨天起码多三倍地爬满硬壳纸周围。洞外的蜜蜂似乎一夜都没停止解救工作，它们终于蜇开胶布的一个小口。蜜蜂仿佛认出了我是真正的凶

手，朝我扑来。我关上门。它们便狠命地朝门上的玻璃猛撞。一如希区可科的电影《群鸟》里鸟对人无休止的报复。我不寒而栗。赶紧关严房子里所有的窗子。

在电话里我提醒赵毅衡回家时注意蜜蜂的报复。“哦，”他打趣地说，“它们真够团结！”

鸟疯狂地啄人，血从眼睛、脖子，腿流了出来……我停止回忆希区可科的电影，在房子里每个角落里寻找，终于找到一瓶杀虫药。我学赵毅衡的样子，用衣服包裹好头，打开门，对着洞口使劲地喷洒。空气中一定传递着一种特别的信号，但蜜蜂不是逃之夭夭，而是冒着死的危险越聚越多，从不同的方向朝有毒的家冲回来。

傍晚赵毅衡回家，一进门说，奇怪！门外全是死蜜蜂。

第二天无事。第三天，我刚穿好搁在门外的便鞋，走到我们的汽车前，突然，左脚指被针刺了一下，我本能地扔掉鞋子蹦跳起来，一只小小的蜜蜂从鞋子里飞出，它躲在那儿，为全民族给了我结结实实一个报复。他自然也倒下死了，我感觉到它脸上残留着一丝微笑。

任何人只要扔几个硬币，打一个固定的电话号码，从话筒里便传来了查尔斯王子美妙的声音：我希望打开你的按钮！

呵，亲爱的，你已经拧开了甜蜜罐罐……查尔斯王子的情人回答道。

戴安娜王妃开着美洲豹跑车，驶向专为她提前一小时打开的世界最豪华的“哈罗德”百货公司。因为超速，被罚了单，她伤心的眼泪如洪水，冲倒了一个个电话亭。

我们喜欢在 CD 放出的音乐声里读书、写作，并不喜欢旅

行，每出外一星期，心里就焦急得不行，就必须回到伦尼米德街 131 号。真不懂我们为什么住在国外？注定的劳碌命。

割草机切断花园里生机勃勃的草，打碎的草香与花香飘浮在空气里。注视停留在树枝上的黑鸟，心里一阵静谧。在雨天松鼠会一蹦一跳跑到花园里来玩耍，偶尔，一只红狐狸会神秘地一闪。去年住在我们家一段时间的诗人胡冬写信到北京，说他看见了那个可爱的家伙！可惜坐在我们花园里写小说《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》的陈染并未有此幸运。

想必红狐是从不远处自然生态良好的公园里涉过与我们房子仅隔 20 步不到的小溪而来。小溪长满水草，岸边绿树成荫，水仙花和小白碎花映在清澈的水中，随风闪烁。这条小溪叫 wandle，我们称它“豌豆河”。河上有威廉·莫里斯为提倡手工业社会主义而建立的水磨。

92 年何多苓、翟永明夫妇来英国，当时大雨如注，他们坐在我们车里，是在车刷子不停挥动的雨中看到这一英国名胜的。

因为这条小溪，我常被赵毅衡叫做豌豆公主。我反抗说我是灰姑娘，的确如此，我不仅喜欢独自一人漫步伦敦那些阴森、奇怪又深无人迹的街道，更愿意在尖顶教堂的墓地留连往返。所有的墓碑都朝向同一个方向。这一发现迫使我举起手来盖住眼睛。

他，40 年前，曾是名胜伦敦塔一个年轻的卫士。趁无人看见时，用石头砸死了一只被视为伦敦塔吉祥象征的黑乌鸦。有黑乌鸦在，伦敦塔就不倒，英国就不倒。

他退休回了家。在日渐年迈之际，长年的良心不安，终于使他无法再撑下去，赶在死神到来之前，他向伦敦塔管理局自首。伦敦塔的黑乌鸦又一代站在那里，他跪在它的面前，久久

地忏悔。

电视新闻结束。穿着端庄的气象报告员在有板有眼地指着这个岛国的地形图，说明天有点雾，但是大太阳天，气温 25℃……这可是多雨的伦敦少有的好天气啊！

我们沿着小溪散步。由于纬度高，已是晚上 9 点，天依然未变黑。一只花猫横穿在我们中间，无论怎么赶它走，它都不愿离开。我对赵毅衡说，它比我们更孤独，在这个邻里不往来、缺少真心朋友冷漠的国度，这只野猫想与我们交流情感，谢它一声，好吗？

1994. 7. 22 晚

六 指

乌云几乎在一秒钟之内从高空压落到江面上，像是被蛇形的闪电拖拽下来，随着便听见炸裂江面的雷声。雨猛地冲入船舱。江浪把船舱颠成一个大斜角度时，我踉跄了一下，差点跌倒。我紧紧抓住舱顶备有救生衣的木架。这种天过江的人并不多，但船内一片尖叫哭闹，好像这船真要下沉似的。

我的心也慌乱地跳着。在喧闹中，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，使我定了一下神，“苏茜！”我又怔了一下，的确是在重复地叫我，虽然声音不大。我寻声找去：一个闪电正好把坐在船尾舷椭圆形长椅上的一个男子照得清清楚楚：就他一个人，手臂张开扶在椅背上。他眉毛很黑，脸容清秀。舱内光线黯淡，没看清楚，但好像比我年轻许多，他好像正朝我微笑。

“我是六指呀！”看来是怪我怎么记不起他了。

“呵，六指！”我嘴里答应着，我一向怕别人说我高傲，目中无人，但我的确不记得这个男人。又一次闪电，船狠狠地摇摆，我再次翘起，他却敏捷地站起来扶住我。霎那的光中，我几乎觉得他还不像个成年人，或许穿着风衣使他个头显小。

“好久不见了。”

“真的，好久不见了。”

浪一个比一个大，高高地卷起来，扑进未遮帆布的栏杆，乘客都往前三排靠机舱的地方挤。水顺着铁板淌着，我的皮鞋湿透了，凉凉的，很舒服。这并不太燥热的天气，天气预报也没说有雨，竟下起雨来了。

“太巧了！”

“在船上遇见你！”

像是无话找话，但我没来得及觉得无聊。我在翻查记忆，究竟这个和蔼的青年是谁呢？

江浪太大，轮渡不得不开得很慢。涨水季节刚过，九月的江面异常宽阔，雨水模糊中看不到两岸。怎么办，我不会游泳。

“没事，”他好像明白我的心思，示意我坐到他身边的空位置上。“坐在边上，反而安全一些。”

天忽然亮了许多。我看见他的眼睛闪过一溜栗色，而眼白透出一点蓝紫，我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眼睛。

他很特殊，我感到了这点。坐在他身边，我心里踏实起来，翻船也不怕。对陌生男子，我可从不这样。可是，我仍记不起他是谁。他那种熟稔的说话口气，那亲密的神态，能肯定一点：我和他是相识已久的。我生平第一次发现自己记忆力并不好，脑子里似乎有一片毫无索引的混沌区。

江岸宽大的石阶上，有个孤零零的票房，绿漆已被风吹雨打剥蚀殆尽。丈夫站在那儿，我踏上跳板就看见了，心里一热，但随即寻思，怎么向丈夫介绍六指呢？我想还是问一下六指，却发现他早已不在身边。

“我就猜中你会坐这班船。”丈夫手里拿着一把伞，雨却停了，伸出手掌抓不到一丝一滴。天又变得阴沉沉。

六指怎么就走没影了。我茫目地朝四周望了一眼。一船的

人正在走散，在码头仅露在水面窄长无边的沙滩上，那沙滩有无数条向北向东向西伸延的石径，小道。形形色色的楼房依山耸立，彼此闪躲着，仅露出一角或半顶、一扇窗。小路边繁衍迅速的芦苇，半截淹在污水里。芦苇后的小树，如人影在晃动。烟厂钮扣厂的机器声混杂着汽笛和浪拍击岸的哗啦声。百年狮子山庙瑟缩云团后，仿佛香火缭绕。

“你在找什么？”

“六指，”我想不必说这事了，却还是脱口而出，“在船上碰见的。”

“六指？”丈夫揽过我的腰，往梯级上走，“我怎么从未听你说起过？”

我心安了，丈夫不认识六指，他的记忆力是有名的。

“这么怪的名字。瞧你魂不守舍的样子。多一根指头。”丈夫这么说的时侯，我骤然一惊，想自己为什么没注意一下六指的手呢？我说，“他的眼睛有点发蓝，很少见。”

丈夫没有答话，不愿意谈这个无聊的题目。

我今天去市中心开会，小说得奖公布大会。丈夫破天荒地来渡口接我。

什么都湿淋淋的，石阶越往街上越肮脏，污水溅得我的丝袜、白裙斑斑点点。我对丈夫说，“看来你的伞白送了。”

他一愣，马上反应过来。“没得奖也好，”他安慰我说。我们沿着石级慢慢走，旅客大部分已赶过去。“谁让你把现实写得那么可怕，”他声调开始严肃起来，“《未上演的火舞》，《火树》，《火的重量》，全是和火有关的故事，你的火情结你不累，读者累不累？”

当了多年编辑的丈夫，抖了抖垂着的伞的水滴，“别怪评委不给你奖，该省思省思嘛，这个时代，每天发生多少精彩的故事

事，”他笑了一下，像是嘲弄自己用这样的语句似的。“创造典型，开拓体验嘛……”

“学会幽默了。”我不再想听，“别说了，行不行？”

“耐着性子，我毕竟比你年长几岁，是你的丈夫，听听我的意见，如何？”丈夫依旧轻声柔语，但听得出有点恼怒。

“我不想听。”我将自己的感觉想也不想便说了出来。

“那么，你听谁的呢？”丈夫问。

拖过的木板地已开始干了，我换了一桶清水，重新系紧围裙。这城市总是下雨，太阳很少，房间里的家俱生出了点点霉斑，虫也多起来，油黑贼脑的蟑螂不时从柜底溜出一只来。墙上的钟停了，天色阴白，不像晚上八九点钟。蹲在地上擦过道里木柜的腿，我的心空荡荡的，想得得不到那个狗屎奖也不至于如此输不起。

电话铃响了起来。我将湿手在围裙上抹干，拿起话筒：“六指！”我低低地叫了一声，似乎怕在客厅里看电视的丈夫听见。我奇怪六指怎么有我的电话号码呢？

“哦，苏菡，你在家！”六指的声音含有一种歉意，为那天的不辞而别？他声音听来轻飘飘的，但我感到特别亲切，好像我今天一直都在等他打电话一样。

“你能不能到野苗溪来，”他说，瞧，今天天多好，难得有这么一个好天！

“可我正忙着！”我扯了扯电话线，转身时却碰倒了木桶，桶滚下楼梯，水泼了一路，但一点声音也没有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六指听见了。

“没事，水洒了。”楼下是厨房，另有两间房，却总锁着。住户另有好房，不住在这儿。

“你穿过野苗溪那个石桥，顺溪水往上走，那儿有两个大草坪，一个在路上面，一个在路下面。不过你先忙你的，不急。我就在那儿等你。”

我都不知道六指说的是什么地方。我想向他说对不起，我去不了，那边电话已搁了。

这天的晚饭不仅比平日迟，而且一开始就不对劲。“刚才谁来的电话？”丈夫不经意地问。

我还在想，那是个什么地方。六指或许本来就知道我的电话号码，当然要得到我的电话号码并不难，到作家协会或从任何一个杂志就可打听到。问题不出在这儿，问题出在哪里？

“你有点变了？”丈夫直截了当说。他用最快的速度扒饭吃。

“什么电话？”我这才记起他刚才的话。

“别装了，你以为我没听见电话铃响吗？”

我吐了一口气，说“是六指。”

“这个六指，”丈夫把风扇调到大挡，其实下过雨后，这个号称火炉的山城并不太热，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你说怎么回事？”我反问道。

“我对六指不感兴趣。”丈夫移了移一旁的椅子说，“我问你这几天是怎么回事？”

我吃不下去，收了菜，独自到厨房洗起碗来。我心不在焉，玻璃杯便从手里滑落，掉在地上，摔成几片。

我逐渐回到少女时代照镜子的心情，更早一点，七八岁。那时，我尤其喜欢对着橱窗或者没有一丝涟漪的水，看自己瘦骨嶙峋的模样。扶着木梯上楼时，我注意到自己竟穿了一件淡蓝花配嫩黄色的半长袖的连衣裙，这裙子很久不穿了，是我嫌它式样别致色彩鲜艳，走在街上，太引人注目了。

雨像纺纱机上的丝线，挂在一所由古庙改成的小学的屋檐外。其实除了小学大门还留有古庙的飞檐画栋，里面古庙的形状所剩无几，念经房改建成两层楼的教室，礼堂还在，水泥、石头搭成的台子，墙上挂着伟大领袖的画像。领袖语录：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立在画像左右两则。

无室内操场，课间操改为每班自行活动。

就是说下面两节语文课，肯定是写作文了，向“十·一”献礼。坐在倒数第三排靠窗的任天水同学这么理解。坐在他左边的女孩正望着窗外的雨出神。班主任的目光朝这边扫来，她戴着白框眼镜，鼻子生得很尖，个子小巧，和学校所有的老师一样的发型：齐耳垂的妈妈式。任天水用胳膊轻轻碰了碰他的同桌。

我和丈夫喜欢傍晚去买菜，菜种类依旧，人却少多了，而且买完菜之后，可去江边散步。自由市场透明的遮雨篷搭建在倾斜的山坡上，像怪龙长长的身子。

“哟，这市场真是丰富！”六指穿了件白衬衣，衣服是老式的领，小了点，绷得紧紧的。他的模样很腼腆，脸那么白净，像是生了一场病似的。

丈夫刚走开，说去书摊买份晚报。但六指看到我的神态不像对我别有用心另有所图，甚至一点罗曼蒂克的调子也没有，仿佛我是他的妹妹，他是我的哥哥。可我不自在起来，感到脸在发烫。太糟糕，我对自己说，怎么像小姑娘。这个年轻人我只见过一次，仅通过一次电话。

六指要帮我拎两塑料袋蕃茄辣椒冬瓜，我说，这不重。我们走到一个正待拆建的废楼房旁。“很清静，这地方不错，听不